

根据国家教育部最新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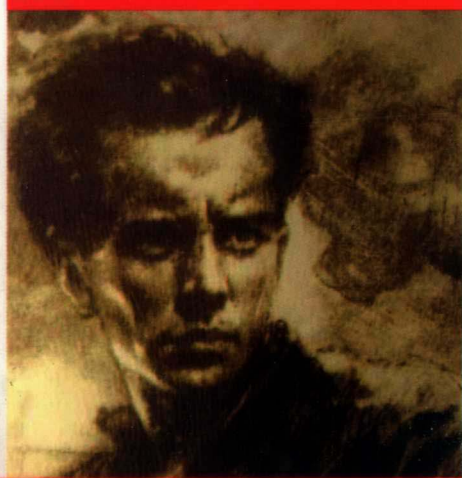
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不受过他们哺育和影响。

——郭沫若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世界文学名著译丛

【苏联】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袁乐东 译



父母送给孩子，孩子送给父母的珍贵礼物

中国戏剧出版社

奥斯特洛夫斯基

世界文学名著译丛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袁乐乐 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袁乐译.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5

(世界文学名著译丛)

ISBN 7-104-02085-3

I. 钢... II. ①奥...②袁... III. 长篇小说—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1354 号

世界文学名著译丛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策 划: 赵 莹

责任编辑: 赵 莹 郑 伟 左灿丽

美术编辑: 飞 天

责任校对: 美 豫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89

电子信箱: fxb@xj.sina.net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104-02085-3/I·829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 言

作者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是苏联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和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出身于乌克兰一个工人家庭，1919年加入共青团。在革命战争中，他身负重伤，双目失明，全身瘫痪，但以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创作出了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暴风雨所诞生的》（第一部）。1935年，苏联政府授予奥斯特洛夫斯基列宁勋章，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1936年12月22日，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莫斯科疗养院结束了他那苦难而勇敢的一生，终年三十二岁。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长篇小说通过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生活道路，反映了苏联革命和建设初期的广阔图景，揭示了苏维埃国家新一代在紧张激烈的革命风暴中锻炼成为具有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和崇高品德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过程。

童年的保尔被无理开除出学校。从此，十二岁的保尔去火车站食堂当童工，他虽拼命干活，还是被解雇了。之后，保尔白天到锯木厂上班，晚上去发电厂工作。在发电厂认识了朱赫来，朱赫来启发了保尔的阶级觉悟。不久，保尔从白匪手下救出朱赫来，自己被捕了。保尔从狱中逃出来参加了红军。在一次战斗中他负了重伤，在医院里昏迷了十三天才恢复了知觉。保尔出院后回到基辅铁路工厂，他参加了青年突击队，抢修轻便铁路，条件极其艰苦，保尔和同志们总是出色完成任务。筑路中，保尔得了伤寒，还坚持劳动，结果昏倒了被送回家，后来保尔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先后调换几次工作，最后等待他的还是疗养院。从此，保尔决心从事文学创作，他作了五年准备，这中间他经受了失明、瘫痪一次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可他还是信心百倍地创作出了



《暴风雨所诞生的》。小说寄出后，很快收到了“即将出版”的通知，保尔终于回到了战斗的行列中，保尔的一生中，曾先后结识了少女冬妮亚、丽达，最后同女工达雅结合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仅是生活的教科书，也是艺术珍品，“无疑地将会唤醒世人最美好的，奋发向上的良知”。作品的取胜之处不在于语言的优美，不在于情节的曲折，而在于真实的记述所体现出来的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和引人深思的人生哲理和人生价值。

这部小说是以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基础，但又并非作者本人的自传，而是经过艺术加工提炼，典型化的文学珍品。所以当我们说保尔时，就觉得他是活着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罗曼·罗兰称赞他说“对于我来说，您的名字，就是最罕见的道德、最纯洁的勇敢的同义词。”本书在塑造保尔的形象时，并没有去加以拔高和神化。保尔不是完人，也不是天生的英雄，作者从斗争、劳动、友谊、爱情和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描写保尔的性格及其成长过程，使读者觉得真实可信。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赞扬。它在国内被成百次地再版，并被译成 50 多种民族，语言广泛传播；在中国、印度、巴西、蒙古、阿根廷等国都被翻译出版。保尔·柯察金的形象早已成为世界人民热爱的艺术典型和生活中的榜样。保尔关于“生命”的名言成了千百万革命青年的座右铭。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8
第三章	/35
第四章	/61
第五章	/77
第六章	/92
第七章	/124
第八章	/149
第九章	/170
第十章	/183
第十一章	/205
第十二章	/239
第十三章	/280
第十四章	/314
第十五章	/334
第十六章	/350
第十七章	/372
第十八章	/389



第一章

“节前去我家补考的，全都站起来！”

一个肌肉松弛的神甫，身穿法衣，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十字架，恶狠狠地扫视着全班的学生。

他那双凶恶的小眼睛瞪着六个从座位上应声而起的学生——四个男生，两个女生——像要把他们刺穿似的，孩子们都惶恐不安地望着他。

神甫对两个女孩挥了挥手说：“你们坐下吧。”

她们赶快坐下，松了一口气，瓦西里神甫那对小眼睛盯在四个男孩身上。

“过来吧，我的宝贝们！”

瓦西里神甫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紧紧挤在一起的男孩跟前。

“你们几个小无赖，谁抽烟？”

四个孩子都悄声回答：

“我们都不抽烟，神甫。”

神甫的脸气得发紫，他叫嚷道：

“混帐东西，你们都不抽烟，那么面团里的烟末儿是谁撒的？你们全都不抽烟，呃？好，我们这就来瞧瞧。把口袋翻过来！快点！听到了没有？把口袋翻过来！”

有三个孩子开始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神甫仔细地检查他们口袋里的每一条缝，想找出一点烟末儿，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便把目光转到第四个孩子身上。这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粗劣的灰衬衣和膝盖上打着补丁的蓝裤子。



“你怎么像个木头人，站着不动弹？”

黑眼睛的孩子压住心头的仇恨，看着神甫，闷声闷气地回答：

“我没有一个口袋。”他用手摸了摸缝合的袋口。

“哦，一个口袋也没有，呃？你以为我就不知道谁会干出那么可恶的小把戏——把复活节的面团糟蹋了吗，是不是？你以为以后你还是一个学生吗？不，我的小宝贝儿，这回可不能轻易饶了你。上次是亏了你母亲恳求才没有开除你，但是这回可不行了。你给我滚出去！”他使劲地揪住那男孩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随手就把门关上了。

整个教室里死一般的沉寂，同学们都吓得缩成一团。谁也不清楚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开除。只有保尔的好朋友和好伙伴谢廖沙·勃鲁扎克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六个功课不及格的学生在神甫家里等着补考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保尔把一撮烟末儿撒在神甫厨房里预备做复活节糕的面团上。

保尔向外面走去，坐在通往校门口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他想自己该如何回家去，妈妈在税务检查官家里做厨娘，每天从清晨忙到深夜，对他又爱护备至，这下怎么回家向妈妈交代？

泪水哽住了他的喉咙。

现在他怎么办呢？全都怨这该死的老神甫。他为什么要往蛋糕上撒上一把烟末儿呢？都是谢廖沙怂恿他做的。“来，”他说，“咱们给这害人的老家伙撒上一把。”于是他们就把烟末儿撒了上去。现在谢廖沙倒安然无恙，可他呢，说不定要被赶出校门的。

保尔跟瓦西里神甫早就结下了怨仇。有一天，他跟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罚他留校，不准吃午饭，又怕他独自在空教室里胡闹，就把他送到高年级教室和比他年长的孩子一起。保尔坐在后面的椅子上听课。

这位骨瘦如柴的矮小老师，穿着黑上衣，讲解着地球和天体。他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星星也和地球差不多。保



尔听着，惊奇得张大了嘴。他觉得这些内容好奇怪，简直想起立说：“报告，先生，圣经里不是这样写的。”但有些胆怯，只怕挨一顿骂。

保尔的圣经课，神甫平时总是给他满分。祈祷文和新旧约他都背得烂熟，上帝哪一天创造了哪一种东西他也知道得非常确切。关于这件事保尔决定问问瓦西里神甫。在下次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甫刚一坐下，保尔就举起手来，一得到允许，他就站起来说：

“神甫，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了，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他突然被瓦西里神甫那尖厉的喊叫声给打断了：

“混账东西，胡说八道！你就是这样学习圣经的吗？”

保尔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回答，神甫就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一分钟之后，保尔已经鼻青脸肿，吓得半死，被推到走廊上去了。

第二天，他的母亲不得不到学校去恳求瓦西里神甫开恩，让他儿子回班上课。从那时起，保尔恨透了神甫，对他又恨又怕。他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稍加侮辱，当然也不会忘掉神甫那顿无端的毒打，他变得阴郁而孤僻。

他一再受到瓦西里神甫的侮辱：每每抓住鸡毛蒜皮的小事，神甫就让他接连几周站墙角，而且从此不再向他提问。于是到了复活节前，他只得和几个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甫家去补考——正是在厨房里等待的同时，他把烟末儿撒进了做复活节蛋糕用的面团里。

谁也没看见是他，但是神甫立时就猜出来了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蜂拥而出，来到院子里，围住了保尔。但是保尔忧心忡忡地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谢廖沙·勃鲁扎克躲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深悔自己的错处，但实在是没办法帮助自己的朋友。



校长叶弗列姆·瓦西里耶维奇的头从教员室的窗口探出来了，他那低沉的声音，使保尔吃了一惊。他喊道：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

保尔朝教员室走去，心怦怦直跳。

× × × × ×

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面色苍白，两眼无神。他朝站在一旁的保尔瞥了一眼。

“他几岁了？”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回答。

“好吧，让他留下，他可以试一试。是这样，我每月给他八个卢布，当班的日子管饭，干一天歇一天，从早上七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可不准偷东西啊。”

“哦，不会的，先生，不会的，先生，保尔不会偷东西的，我保证。”保尔的母亲慌忙说。

“好啦，让他今天就上班，”老板命令说，又转身向旁边那个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招待说：“齐娜，带这个男孩到洗刷间去，叫佛罗夏安顿他，顶替格里什卡。”

女招待放下了正在切火腿的刀子，向保尔点了点头，就穿过食堂，朝通到洗刷间的一个侧门走去。保尔跟在她后面，他的母亲赶忙跟在他身边，小声对他说：

“保尔，亲爱的，你干活要卖力气，别给自己丢脸呵，我亲爱的。”

她用忧郁的目光把儿子送进去之后，才朝门口走去。

洗刷间里的活很是紧张，一张桌子上堆着一大堆盘碟和刀叉，有几个女人正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在那里擦洗着家什。

一个年纪比保尔稍大一点的、长着一头火红色蓬乱头发的男孩子，正忙于对付两个大茶炉。

洗家什的大锅里的开水正冒着蒸气，把整个洗刷间弄得雾气腾腾的，保尔刚进去的时候，看不清女工们的脸。他站在洗刷间



的中心，不晓得该干什么，也不晓得该到哪儿去才好。

这时，齐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子的女人旁边，拍着她的肩膀说：

“弗罗夏，瞧，给你们派来了新的小伙计，顶替格里什卡的。你可以安排他干点什么。”

然后，她转向保尔，指着那个她称作弗罗夏的女工，说：

“她是这里的领班。她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吧。”说完转身回食堂去了。

“好的。”保尔答应了一声，同时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站在面前的弗罗夏。弗罗夏一面擦着额上的汗水，一面从上到下打量着他，好像要估量一下他能干什么活似的，然后挽起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一只袖子，用非常悦耳的、低沉的声音说：

“小家伙，你的活挺简单，看到那口大锅了吗？记着：每天早晨要准时把这个大锅烧热，要一直有开水，当然，木柴得你自己劈，还有那两个大茶炉也是你的活儿。另外呢，需要人手时，你就帮着擦刀叉，把脏水提出去倒掉……”她说话，用的是科斯特罗马地方的土音，把重音放在字母“a”上。她说话的口音和那长着翘鼻子的、泛着红晕的脸，使保尔心里高兴些了。

“看来，这位大婶还不坏，”保尔心里这样想，于是就鼓起勇气问弗罗夏：

“现在我该干些什么呢，大婶？”保尔问。

保尔说到这里，洗刷间里的女工们的哈哈大笑，把他最后的话盖住了。

“哈哈！……弗罗霞认了一个侄子……”

“哈哈！……”弗罗霞笑得最厉害。

因为蒸气的关系，保尔看不清她的脸，其实弗罗霞只有十八岁。

保尔觉得很难为情，他又转身问一个男孩子：

“现在我该做些什么呢？”



那个男子只是嘻嘻地笑着回答：

“还是问你的大婶去吧，她会告诉你的，我是这里的临时工。”说完，他就转身跑进厨房里去了。

这时他听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说：

“到这边来，你可以帮着我擦叉子吧。”

她递给他一条毛巾说：“给，拿着，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拉紧。再把叉齿在上头来回蹭，要蹭得干干净净，一点脏东西也不许留下。咱们这里对这件事挺严格。老爷们都仔细看叉子，要是找到一点点的脏东西，那就糟了。老板娘一下子就把你赶出去。”

“什么老板娘？”保尔不明白。“刚才雇我的那个男人不是老板吗？”

那个女工笑了起来。

“哦，不，孩子，咱们的老板是摆设而已。他是个窝囊废，这里真正的老板是老板娘。只是她今天不在，你干些时候就会看到她的。”

洗刷间的门敞开了，三个堂倌，每人捧着一大堆肮脏的盘碟走了进来。

其中有个宽肩膀、四方大脸、眼有些斜的堂倌说：

“要快点干呵。十二点的班车马上就到了，可你们还是这么磨磨蹭蹭的。”

他看见了保尔，便问道：

“这个孩子是谁？”

“新雇来的伙计。”弗罗夏回答说。

“呵”，他说，“新雇来的，那么，你可得当心——”说着他就把一只大手重重地按到保尔的肩膀上，把他推到那两个大茶炉跟前，“这两个大茶炉你得时刻准备好，可是，你瞧，伙计，现在一个火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只剩一点儿火光。今天饶了你，明天要再是这样，你就得挨耳光。明白吗？”



保尔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烧茶炉去了。

保尔的劳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他是第一天上班，干活从来还没有这样卖过力气。他知道，这个地方跟家里完全不一样，在家里可以不听母亲的话。斜眼的堂倌已说得很明白，要是不听话，就得挨耳光。

保尔用脱下来的一只靴子套着炉筒，朝那两个大茶炉的炭火使劲鼓风，于是，那两个能盛十加仑水的大肚子茶炉就冒出了火星。接着，他又提走一桶脏水，倒在污水池里，把木柴堆到大锅下的火上，又把湿抹布摊在烧开了水的茶炉上烘干，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直到深夜，保尔才走到下面厨房里去，这时候他已经累得浑身无力了。上了年纪的洗刷工阿妮西娅望着他刚掩上的门，说：

“这孩子脑子有毛病，唉，干活像一个疯子。一定是逼不得已才来干活的。”

“对，是个很懂事的孩子，”弗罗夏说，“干活用不着别人催。”

“很快跑累了，就不这么干了，”卢莎反驳说。“一开头都是这样……”

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钟，通宵不停，彻夜无眠的劳动已弄得保尔精疲力尽了，他把两个烧开了的茶炉交给了接班的，这是个眼神放肆的圆脸蛋的男孩。

这个男孩一看，什么都已经弄妥了，茶炉也烧开了，便把两手往口袋里一插，从咬紧的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斜着白眼看了看保尔，然后用一种不容争辩的腔调说：

“喂，你，笨蛋，明天早上准六点来接班。”

“怎么是六点？”保尔问，“七点换班。”

“人家七点是人家的事，你得六点来，再不闭嘴，我立刻叫你脑瓜上长个大包作为纪念。我向你保证，你这个笨蛋，今天刚来就摆臭架子。”



刚交了班的洗刷工都兴致勃勃地听两个孩子拌嘴。那男孩的无赖腔调和挑衅姿态激怒了保尔。他朝男孩逼近一步，恨不得揍他一顿，可又怕头一天上工就被开除，才强忍住了。他气得满脸发紫，说：

“你冷静一点，小心行事，要不，你决不会有好下场。明早我七点来。要打架，我奉陪；你想试一试，那就请吧。”

对手朝着开水锅倒退了一步，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保尔，他没有料到会碰这么大的钉子，有点儿不知所措了，他含含糊糊地说：“好，咱们走着瞧吧。”

头一天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保尔和女工们一起走出车站，大步走在回家的路上，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挣得了休息的人。现在他也是个劳动者，谁也不能再说他吃闲饭了。

早晨的太阳已经从锯木厂的房顶上升起来。他家的小屋很快就可以看见了，马上就到了；他只需穿过列辛斯基的庄园就到了。

“妈一定刚刚起床，可是我已经下班回来了，”他一面想着，一面回快脚步，嘴里吹着口哨。“离开学校倒也好。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父是不会让你好好念书的。现在我恨不得吐他一脸唾沫，”保尔正想着，已经到了家，在推开小门的时候，又想起来：“我一定要揍那黄毛小子的狗脸，对，一定要揍他一顿。”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炉，一看见儿子回来，就慌忙问：

“一切还好吧？”

“不错。”保尔回答。

母亲好像有什么事要告诉他，可是他已经猜出来了；他从房间敞开的窗户里，看到了哥哥阿尔焦姆宽大的肩膀。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了？”他心神不安地问。

“是的，昨晚刚到，他打算住在家里了。他要调到机车库干活。”

保尔犹犹豫豫地推开了房门，走进屋里。



那个身材高大、背朝着他坐在桌子旁边的人，回过头来，哥哥从浓黑的眉毛下面直射出两股严厉的目光。

“呵，撒烟末儿的孩子回来了，呃？好，好，你好啊，年轻人！”

保尔预感到，哥哥回家后的这场谈话，对他准没个好。

他已经都知道了，保尔心里想——他知道阿尔焦姆会骂他，也许还不止挨一顿骂；保尔有点怕阿尔焦姆。

但是阿尔焦姆显然并没有打他的意思；他坐在凳子上，两只胳膊肘抵着桌子，凝望着保尔，说不清是嘲弄还是鄙视。

然后他说：“我知道，你已经是大学毕业了，各门学科统统学过了，所以现在干起洗家什的活儿啦？”

保尔死死盯住地板上那块破烂的地方，集中心思琢磨那个突出的钉头。可是，阿尔焦姆却从桌子旁站起身来，走到厨房里去了。

“看样子不会挨揍了。”保尔松了一口气，心想。

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平心静气地详细询问了保尔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保尔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保尔的母亲忧心忡忡地说：

“你这样胡闹，长大了怎么得了？”她说：“我不知道，他长得究竟像谁？唉呀，这个小淘气让我操心死了！”母亲唠唠叨叨。

阿尔焦姆推开空茶杯，转而对保尔说：

“好吧，弟弟。过去的事就算了，往后你可得小心，干活别耍花招，该干的都干好，你给妈添的麻烦已经够多了。你先在这儿做满一年，然后我再设法把你弄到机车库去当学徒，老给人家洗家什是不会有出息的，应该学一门手艺。现在你还小，再过一年我求人看，机车库也许能收下你。我已经转到这儿来了，往后就在这儿干活。妈也不再去伺候人了。见到什么样的混蛋都弯腰，也弯够了。可是保尔，好孩子你自己得争口气，要好好做人。”



他站起来，挺直健壮的身躯，取了搭在椅子上的上衣穿好，然后简短地对妈妈说：“我得出去一会儿，去办点事。”说罢，在门楣下一弯腰，走出去了。已经到了院子里，他走过窗外，又喊道：

“我给你带来了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等会儿妈会拿给你的。”

× × × × ×

车站食堂昼夜不停地营业。

有五条铁路线在舍佩托夫卡交轨。车站总是挤满了人，只有在夜里，在两班火车间隙才能稍稍安静两三个钟头。这个车站上有几百列军车从各地开来，然后又开到各地去。或来自前线，或奔赴前线。从前线撤下的是断肢的伤员，送往前线的则是大批身穿灰色军大衣的新兵。

保尔在那里干了两年，这两年他看到的只是厨房和洗刷间。在那地下的大厨房里，工作异常紧张——那儿有二十几个人在干活，十个堂倌不停地穿梭似的来往走动。

这两年里，保尔的工钱由八个卢布涨到十个卢布，人也长得又高又壮。他在厨房里当厨子的下手，度过了充满油污的六个月，后来，又被调了出去，因为那个权力极大的厨子头儿不喜欢这个不驯顺的孩子，他生怕保尔为了报复他的两个耳光而戳他一刀。当然，尽管他沉默寡言，若不是他干活很卖力气，他早就失去这份差使了。

他干的活比谁都多，从来不知道疲劳。在食堂最忙的时候，他干起活来像个疯子，一会儿端着托盘，一步跨四五级楼梯，从食堂跑到下面的厨房去，一会儿又从厨房跑上来。

每天夜里，当食堂的两个餐室的工作松弛下来的时候，堂倌们就聚在楼下厨房的储藏室里玩纸牌，打起“二十一点”和“九点”来。保尔不止一次地看见赌桌上堆着一沓沓钞票。看到这么多的钱，他一点也不惊讶，因为他知道他们每个人工作二十四小



时就可以捞进三四十个卢布的小费，半卢布或者一卢布地凑起来。他们接着就大喝大赌。保尔憎恨他们。

“这些该死的混蛋！”他心里想，“像阿尔焦姆，一个头等的钳工，每月才赚四十八卢布，我呢，只赚十个卢布；可是他们一天一夜就捞到那么多——怎么回事呢？来回地端着菜盘子。回头就把这些钱喝掉、赌光。”

保尔认为，他们跟那些老板是一路货，都是他的冤家对头。“这些坏蛋，他们在这里侍候人，可是他们的老婆孩子却像富人一样在城里大摇大摆。”

有时他们把穿着中学生制服的儿子和吃得肥胖的老婆带来。“他们的钱大概比他们所侍候的绅士还要多，”保尔这样想。他对于每夜在厨房的暗室里或是食堂的仓库里所发生的事情，也不觉得惊奇。他还知道，如果洗碗女工或女招待不肯为几个卢布就把自己出卖给食堂里任何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她就不可能在这里干多久。

保尔向生活的深处，向生活的底层看去，他追求一切新事物，渴望打开一个新天地，可是朝他扑面而来的，却是霉烂的臭味和泥沼的潮气。

阿尔焦姆想把他推荐到机车库去当学徒，但是没有成功，因为他们不收十五岁以下的孩童。可是保尔一心一意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摆脱这地方，机车库那熏黑了的大石头房子已经把他吸引住了。

他时常跑去看阿尔焦姆，跟着他去检查车辆，尽力帮他干活。

弗罗夏离开了以后，保尔愈加感到愁闷了。

这个开朗爱笑的姑娘已经不在这里，于是保尔更深切地体会到，自己和她是多么亲近。早晨，他来到洗刷间，听见从难民中招来的女工们在叫嚷吵闹，便不由感受着一一种寂寞、一份孤独。

x x x x x